

## 有关曹雪芹的民间传说

吴一虹 张嘉鼎

曹雪芹晚年的居住地——北京西郊香山一带，流传了一些关于他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中的故事情节虽然并不一定都实有，但从不同的侧面保留下某些历史的风貌和细节，可以提供一般史籍中所没有的东西。因此，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无疑会有某些启发作用和参考价值。

从张嘉鼎长期在家乡京西一带所搜集到的不少有关曹雪芹的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勇于冲破封建的樊篱，鄙视一切陈规旧俗，潇洒狂放，刚正不阿的性格。

在一则《送礼》（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1期）的传说中讲到，西郊健锐营<sup>①</sup>的副都统赫老爷做五十大寿，摊派各家为他送礼，并想让曹雪芹为他作画祝寿，于是送去了两坛南酒和裱糊好的画轴。曹雪芹并不推辞，也请人挑上两坛“酒”，手托画轴前往“祝寿”。都统“喜出望外”地忙把酒启封，给每人斟了一盏，一喝，方知是清水。都统自欺欺人地说：“真乃佳酿也！”雪芹讽刺说：“非佳酿也！我送您一副对联，请悬挂。”只见上联写的是“朋友之交”，下联是“淡淡如水”。都统下不了台，只好自我解嘲：“高，高，实在是高！圣人有言，水淡而情浓，更显交情之厚也。”都统心里恨死了曹雪芹，而又不得不有礼貌地送他出门。雪芹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这个故事形象地描述了曹雪芹敢于蔑视和嘲弄封建权贵，甘做“顽仙”的风貌。敦敏《瓶湖懋斋记盛》云：雪芹善画，“里

中巨室，亦多求购者，雪芹固贫，饕餮有时不继，然非其人虽重酬不应也。”说明雪芹虽处贫困，然不为贫困所屈服，反以贫困骄人。这和《送礼》传说中讲的，他不为都统老爷作画的故事，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在一则《治骑人》(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1期)的传说中讲，有两个无赖的“旗下子弟”，专门侮辱盲人。曹雪芹出主意，利用“骑人”与“旗人”、“再骑”与“在旗”的谐音，请来楞二哥，愤怒地对“在旗”的贵族子弟说：“告诉你们这些骑人！只要你们‘再骑’我就还打你们，直到你们不‘再骑’为止！”狠狠地整治了那两个专门“骑人”的无赖，为被凌辱被损害的盲人出气解恨。这个故事反映了曹雪芹对封建势力的讥讽和反抗，他不但敢于斗争，而且还善于斗争。

在其他几则传说中，也介绍了曹雪芹如何同情关怀人民的一些故事。赶车的老汉金大叔，因翻车压伤了腿，雪芹为他医治，又细心又热情。盲人“大个子老李”和“老王”，生活无着，只好以算卦为生，曹雪芹教他们学会编筐的手艺，以后就不再干算命的营生了。曹雪芹还教民户王庆上山逮鹰，以“鹰”代租，使王庆度过了难关，救了其他几家人的性命(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7期)。总之，这些都表现了曹雪芹“以艺传人，以艺养人，以艺救人”，尽力帮助周围群众来解决生活出路的问题。

上述传说中提及的曹雪芹关心穷苦人民，竭诚救人的故事，在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中亦可得到印证。这反映了曹雪芹的心是和人民群众相通的。

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民间故事，在北京西郊一带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跟着魔一样。他把笔常带在纸身上，出门访友或闲游，只要见到好山好水，听到别人讲话中用得上的话，便立即解开包袱写起来。有时对一些好景色一时难以写下，干脆就画下来回去琢磨。有一回，他跟人在茶馆里聊天，说着说着，他突然站起来拔腿就往家跑，有人好奇，跟着去看，等到

他家时，他已经趴在炕上写他的《红楼梦》了。不了解他的，说他是疯子；了解他的，佩服他这股犟劲。

曹雪芹在著书时，很注意向人民学习。香山的劳动人民也很熟悉他著书的情况。他常把《红楼梦》中的故事讲给朋友听，讲给老百姓听，人们特别喜欢听。据记载，曹雪芹跟大家开玩笑说：“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裕瑞《枣窗闲笔》）。在一则《雪芹冬夜猎银狐》的传说中，介绍了雪芹在写书中，遇到有关进献猎物的事，他就向猎户大老薛求教。有一次，因雪芹替大老薛治好了摔伤病，大老薛感谢他。曹雪芹说：“你帮我的忙还少啊？那‘庄头’的货单要不是你帮我改。叫人看着还不笑掉大牙？！”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成书与作者，一直是《红楼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民间对这个问题的传说故事也是很有趣味的：传说曹雪芹与鄂比早相识，写《红楼梦》的全盘计划，鄂比都知道，也常听讲《红楼梦》。雪芹病时，他还常常帮曹雪芹整理文稿。乾隆二十八年除夕，曹雪芹病故。同院一位老太太心痛曹雪芹，见家里连买纸钱的钱也没有，就在曹家柜底找出一些写了字的纸，剪成纸钱来烧，又在送葬的路上撒。送葬后，鄂比见纸钱上有字，捡起一看，原来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稿。幸好鄂比帮雪芹包好的前八十回遗稿尚在，而且里边有曹雪芹写作全书的回目和概要，还有“脂砚斋”的批注。鄂比很想为亡友续完此书，可是力不从心。又过了好些年，由鄂比讲述大概，高鄂执笔，用了几年时间，才把《红楼梦》后四十回补齐。（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7期）

还有的民间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曹雪芹著书时的背景材料。如《空空道人和他的诗歌》（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7期）这个传说中，“空空道人”唱的一首“太平歌词”与《红楼梦》第一回里的“好了歌”之间的关系，就是很使人感到兴趣的。

传说乾隆年间，香山有一老道，因经常挨饿，肚内空空，所

以自称“空空道人”。他行无定所，在京西漂泊，他写一手好字，从不留真名，号“痴道人”。有一年刚刚盖好“实胜寺纪功碑亭”，一天夜里，他摸进亭内练功，贴在墙上数尺高，题诗一首：“古往今来俱是空，纷纷攘攘绞何情。实胜乾隆今安在，图意石碑立此亭。”还有人看见焚香寺庙门上写一副对联：“宝玉不如宝榻，财兴不如人旺！”据说就是空空道人所留。他唱过一首“太平歌词”：

金元宝？银元宝，天下金银何处找？平生只恨聚无多，待到多时眼闭了。

宝玉好？宝榻好？宝玉不如宝榻好，宝玉招揽灾和祸，宝榻高卧成佛了。

成家好？出家好？成家神仙哪去找？佛光普照千万家，家家都说神仙好。

乌纱好？袈裟好？乌纱哪有袈裟好，清白官宦古来稀，阿弥陀佛真不少。

《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歌词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传说中，“太平歌词”当时被当成笑料传播，后来据说曹雪芹把这些歌记下来，写进他的书中，成了“好了歌”。他取“家家都说神仙好”为每段句首，文字改成“世人都晓神仙好”，将有用的词句加以引伸并赋与新意。如“乌纱”与“功名忘不了”意近；将“清白官宦古来稀”，变成“古今将相在何方”；变“金元宝，银元宝”为“只有金银忘不了”。最后两句基本相同：“终朝(平生)只恨聚无

多，及到(待到)多时眼闭了。”而“宝玉”成了《红楼梦》里的主角，并且真的“招揽灾和祸”，最后“高卧成佛了”。还有一点，就是传说中唱“太平歌词”的是“空空道人”，而在曹雪芹书中念“好了歌”的是“跛足”疯道人。

还有一则《庙吁与妙玉》(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1期)的传说，讲在卧佛寺西南，有座小山叫毓璜顶，顶下半山有一娘娘庙，庙内有小尼姑，法名叫“庙吁”，这小尼姑“不喝乡间水，专饮玉流泉”，“不食乡间粟，专食燕山栗”，性情孤僻，不睬凡人，也不去乡间化缘，终日打坐，活似观音菩萨下凡。在毓璜顶山后有一小村，住着几个无业的光棍汉，对这个庙吁早有歹心。在一个风雨夜里，他们爬进山门，用闷香将老尼姑和庙吁熏倒，将小尼姑劫走。据说后来有人在万寿山西边的青龙河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搬来香山，就住在娘娘庙不远，常来这里散步，据传说，他在《红楼梦》里所写的“妙玉”就是“庙吁”。我们虽不能说“庙吁”一定是“妙玉”，但可看出“庙吁”和“妙玉”除了名字同音以外，两者的性格、经历和结局都很有相似之处。“庙吁”的故事对曹雪芹的创作无疑是有影响的。他把民间的传闻作为素材，经过艺术加工，使他在《红楼梦》中成功地塑造了“妙玉”这个形象。

## 注

①健锐营：清朝乾隆年间京西香山“八旗”外驻“三营”之一。其余二营为圆明园营、火器营。

